

# 喇嘛

● 本刊編輯室 整理



## 壹、前言

從公元七世紀初的印度引進至今，藏傳佛教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半個世紀以來，西歐、北美等西方國家形成了遍地開花的興盛局面，港台和內地各階層人群中信仰藏傳佛教的人數也以驚人的速度增長。有鑒於此，對於藏傳佛教僧職的分類制度，確實有其研析的必要。因著經典專題的方向，本期特別針對「喇嘛」的定義與意涵做探討。（以下文中之稱謂名詞，多為藏語音轉譯，不另逐一註解。）

## 貳、一般常見的藏傳僧眾稱謂

**札巴**：對一般出家學佛之普通僧侶稱呼，或敬稱「尊巴」，安多地區（青海、甘肅南

部）則稱為「阿窟」，這都是在不知道姓名的情況下用的稱呼。前藏稱「沽修拉」（俗家人對僧人的稱呼，有「先生」的尊稱意涵）。女性的出家眾則叫做「阿尼」（拉薩）、「確拉」（前藏）或「覺姆」（西康），敬稱「尊瑪」。現今漢人對男眾出家僧多以「喇嘛」相稱，是較為籠統不正確的稱呼。若在寺院中，則是彼此互稱名字，並會對尊長者加職稱。

**喇嘛**：「上師」之意，原為對藏傳高僧的尊稱，但現今常用作對所有修行藏傳佛教的僧侶之尊稱。西康地區的俗家人對所有出家僧人稱「喇嘛」，早年藏傳教法傳入漢地，多由西康傳入，故漢地也沿用此稱謂習慣。在青海西康寧瑪巴、噶舉巴，是對閉關三年三月修行者之尊稱。

嚴格來說，原本「喇嘛」為至高無上者、大覺悟者的意思，其他如金剛阿闍黎、格西、堪布……乃至大法王（如達賴喇嘛）等身分也都稱為「喇嘛」。一般來說，對自己的上師可尊稱「喇嘛」，而為弟子傳授灌頂、口傳口訣與教導完整實修法門的上師，也就是「根本上師」，則尊稱為「札威喇嘛」。現今漢地、西方人常泛稱、尊稱一般藏傳的出家人為喇嘛，意義雖不正確，但似乎已約定成俗，成為一種通用且具禮貌性的慣用稱呼。

**阿闍黎：**梵文意譯為規範師、正行，在密教（金剛乘）中則為金剛上師之意。為修習（聞、思、修）顯密佛法多年後，進入修行院閉關修行，證悟通達實證實修者；並經傳承最高法台（法王）認可，能擔任密法大型法會壇城之執法上師，蓮花生大士為西藏第一位阿闍黎。顯教中，阿闍黎可分五種：出家阿闍黎（授出家十戒師）、受戒

阿闍黎（受具足戒之羯摩師）、教授阿闍黎（受具足戒時教授威儀之師）、授經阿闍黎、依止阿闍黎（同起居，從而受教之上師）。密教中，為人傳法灌頂，須有金剛阿闍黎的身分，擔任金剛阿闍黎必須具備下列條件：得到四續部的灌頂、閉關取證、火供（護摩）儀式圓滿、通達顯密佛法（經續論典、四攝法、儀軌等等）、戒律清淨。自己有能力傳授密法時，須經根本金剛上師許可，方能擔任上師阿闍黎。

#### 堪布：

一、佛學院博士：在寧瑪、薩迦、噶舉派中，「堪布」是指精通經律論三藏等顯密教義的教授，地位約等同於格魯派中的「格西」。「堪欽」則是指「大堪布」。

二、佛學院（札倉）院長：在格魯派中，佛學院的住持才稱為堪布，必須具有格西學位；卸任後稱為「堪殊」、「堪蘇」。通常大寺院是由數個札倉

聯合組成，一個札倉的規模實際上就是一座完整的寺院。

三、在西藏政府的僧官系統與格魯派的高層職務中，也有某些類別的堪布職稱，如：基巧堪布（管理布達拉宮內部事務）、總理堪布（總管全寺院事務）、赤巴堪布（全寺首席委員）等等。

四、可為人剃度、受沙彌比丘戒的三藏大法師。

五、精通任何世間法，由寺院或官方頒授特殊門類的堪布頭銜，如「繪畫堪布」、「詩詞堪布」等等。

以上前四種堪布都必須出家，大眾咸認具德有極大修為者，皆可加冠尊稱為仁波切，若是擔任一院之住持時則稱為「堪仁波切」，卸任後稱為「堪殊仁波切」。最後一種的精通世間法堪布職稱，則不須出家，也不會被稱為仁波切。

**格西**：原為藏語中「格威西念」的簡稱，文義為善知識、善友、精神之友。噶當派

的桑普寺（西元一〇七三年初建，位於拉薩河南）開始特別使用「格西」一詞來稱謂通過層層嚴格考試，精通佛學的博士，後來的格魯派沿襲自噶當派，成為正式的學銜，相當於現代學制的博士，薩迦派與苯教也有類似的用法。

因宗派、寺院的不同，格西的類別等級與地位也有所不同，以格魯派來說，格西可粗分為顯宗格西與密宗格西，僧眾在顯宗方面所學共同教材都是「五部大論」，即《釋量論》、《現觀莊嚴論》、《入中論》、《戒律本論》、《俱舍論》，循序修學通過考核後，方可取得顯宗格西學位。其中因為立宗應試的場合、節日不同，顯宗格西學位又分四種等級：第一等級是「拉然巴格西」，即拉薩的博學高明之士，是最高等級的格西學位，考取過程十分隆重，須經寺院錄選後進行兩次複試，每年藏曆十月集中進行第一次複試，在達賴喇嘛、甘丹赤巴、三大寺（甘丹

寺、色拉寺、哲蚌寺)數萬僧眾與各寺代表等的環視下，應考者順序於中央高台上座，進行立宗辯論，主考的高僧或深奧淵博、或隨意發問，考者只有滔滔不絕，應答如流，論述條理清晰，才有希望獲得學位。第二次複試則是在藏曆正月傳大召時進行，每天應試考生一至兩名，傳召大會結束時公佈名次，傳統上每年只取十六名，前七名有排名，其餘不分名次，由甘丹赤巴率領取得拉然巴學位的大召格西，繞大昭寺遊行一周，讓教民瞻禮學者風采。第二等級是「磋然巴格西」，即全寺性卓越高明的人，是於藏曆二月(二十九、三十)舉行覆試，正式立宗與三大寺僧眾辯論通過後考取，與拉然巴格西考試相似，但規模不如。第三等級是「林賽格西」，意思是從寺院選拔出來的有才學的人。三大寺的學僧在所屬寺院大殿的法會中，立宗答辯通過而考取。第四等級是「朵然巴格西」，意思是在佛殿門前石階上經過辯論問

難考取的格西。在某些寺院中，必須在學完五部大論後，繼續深研十數年才得以考取。

位於後藏首府日喀則的札什倫布寺(班禪喇嘛駐錫主寺)，並不使用「格西」作為學位，而是稱為「噶欽」，地位類似於三大寺的格西。

格西尊銜只授予出家人，若還俗則取消格西身分。為從嚴審核，約從千禧年起，達賴喇嘛將已獲得格西身分者的格西證書，視年齡老少等情況，或如期頒發，或延後十年才頒發，未發證書期間只給證明文件。

至於修習密宗方面，凡是三大寺的僧人，在得到有名次的格西學位後，有志於密宗方面進一步深造者，才能進入上、下密院學習，因此真正出自上、下密院的僧眾都是顯密兼通者，被稱為「喇嘛舉巴」。上、下密院裡的僧人，有一部分在入寺以前已考取了格西，他們是密院的正宗僧人，稱為「佐仁巴」。有三大寺僧籍或



其他寺院前來附讀者，稱「吉仁巴」，所以，並非每一個西藏的學僧都修習過密法的。經過密宗學院的嚴格修習與苦修，通過密乘立宗辯論後考取的密宗格西最高學位為「昂然巴格西」。

**祖古：**意為化身，指佛的三身或四身之一，是原已成佛、成菩薩但為度化眾生而發願受生之色身，即轉世修行者。普遍尊稱某位高僧乘願再來，及菩薩降臨世間之大成就者。如釋迦牟尼佛、蓮花生大士（法報化身）。藏傳佛教轉世制度盛行後，即用作前世為具德高僧轉世再來者的稱呼，漢語中常以「活佛」來尊稱，其實「活佛」這樣的稱呼在藏傳佛教中是沒有的。

**仁波切：**藏語直譯為「寶貝」、「珍寶」，引申為人中之寶、珍貴的人，是對自己的上師或轉世認證的喇嘛的尊

稱。西藏人對佛法大成就、大修行者也稱呼為仁波切。有些人稱仁波切為「活佛」、「佛爺」、「轉世佛爺」，皆非正確，因為仁波切不一定就是轉世的「祖古」，法王、堪布（寺院住持）、咸認具德的金剛上師與格西（堪布）等皆可加稱為仁波切。上師（梵語音譯為「咕嚕」，Guru）加仁波切——「咕嚕仁波切」，也特指藏傳佛法的開山祖師「蓮花生大士」。

**赤巴：**不同地區或寺院亦稱為「赤欽」（「赤」意為「法座」，「欽」意為「大」），即最高等的黃金法台之意。用以稱呼傳承法脈地位非常崇高之尊者，如甘丹法台，為宗喀巴大師之法座繼承者。一般寺廟方丈亦可稱呼為法台，其法座設在各大寺院的大經堂內。大經堂是一般藏傳佛教寺院中的最高權力機構，重大宗教活動就在大經堂舉行。「赤巴」



就是掌管全寺一切宗教活動或事務的負責人，在全寺主要札倉（學院）的堪布（住持）中推薦具有淵博佛學知識、德高望重的高僧來擔任。「赤巴」這一職位的任期依各個寺院的情況而各異，歷史上不少寺院的赤巴多是由該寺主要的轉世祖古來兼任，例如，第一世至第五世達賴喇嘛就曾任哲蚌寺赤巴。

著名的「甘丹赤巴」就是繼襲格魯派祖寺——甘丹寺之宗喀巴大師法統寶座的僧職稱謂，唯有考取拉然巴格西並進入上下密院深造取得昂然巴格西，之後逐級勝任至法台寺主後，才有資格被推列為候選人，並依前後排位順序接任甘丹赤巴法座，是藏傳佛教的第一赤巴，在格魯派中地位僅次於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任期七年。擔任甘丹赤巴一職者，從入寺為僧到升任甘丹赤巴，至少要經過：基礎學習（2~3年）、學習經論（包括基本經典與五部大論，約需22~

24年）、準備格西考試（依能力約需1~20年）、修習密宗通過密宗立論考試（5年）、擔任格貴（掌堂紀律師，4個月）、翁則（領經師，3年）、堪布（3年）、堪殊、夏孜（甘丹寺東學院）或講哲（甘丹寺北學院）法主（若干年），幾十年的顯密修習與教育、寺院管理經驗，通過數十、數百次考試辯論，強調只重視佛學學識，而非出身（轉世）。因此，能通過層層考測、選拔而成為甘丹赤巴者，均為一代佛學宗師。

**法王：**原為佛陀稱號之一。

如《妙法蓮華經·譬喻品》：「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又《無量壽經》：「佛為法王，尊超眾聖，普為一切天人之師。」後來延伸作為尊稱「法王」者，情況有幾種：（一）古時信奉佛教非常虔誠，且護持佛法之國王，如古印度之阿育王、西藏之赤松德贊。（二）信徒稱呼對佛法弘揚有鉅大貢獻者，如宗喀巴

大師、龍欽巴大師等。(三)元世祖冊封薩迦派八思巴大師任國師(西元1270年)後,並受敕為大寶法王。後於明永樂五年(西元1407年)明成祖封噶瑪噶舉派的得銀協巴為大寶法王,封薩迦派貢噶札熙為大乘法王(1413年),明宣宗封格魯派釋迦益西(宗喀巴八大弟子之一)為大慈法王(1434年)。法王若直接從字面翻譯為藏語,可讀作「確給」,但西藏本身對僧侶之尊稱中並無「法王」封號,許多藏人還是因為到台灣來,才聽到原來某某仁波切是台灣人口中的某某法王,而一般藏人並非以「法王」來尊稱達賴喇嘛,常用的尊稱是「嘉華仁波切」(「嘉華」意為「勝者」),或是更尊貴地稱呼「昆頓」(Kundun,意為「陛下」)。

### 參、藏區對喇嘛一詞的解釋

「喇嘛」是藏語,是梵文Guru(咕嚕、俱盧)的藏譯,

含義非常深奧。「喇」在藏語中意思為「魂魄」,在佛教傳入西藏之前這個詞的概念就已經存在,後來佛法傳入藏地後,則用作是輪迴和涅槃的怙主,有智慧至高無上的意思;「嘛」為「母親」,為視一切眾生如母親對己子般慈悲,也是至高無上的慈悲意思。對於西藏文明不太瞭解的人,或言西藏的喇嘛和漢地和尚一樣,實際上,並不是每個出家人都能稱為喇嘛,稱為喇嘛的也不一定是個出家人,因為也有在家的喇嘛。另外,給自己傳教佛法的師父也稱做喇嘛,現在漢地喇嘛稱為上師,就是無上師父的意思。喇嘛是對有較高修養而能率眾修行者的尊稱。出家人不一定是喇嘛,喇嘛也不一定是出家人,所以,從表面上看是無法分辨出家人和喇嘛的。

按佛經來講,出家人可以穿三件僧衣,居士不許穿三件僧衣,但可以傳教佛法,就像漢地的在家師父。有些寧瑪派與薩迦派的著名上師,與格魯派



主要法脈傳承者皆為出家僧人的情況，有所不同。除了出家僧眾外，寧瑪派與薩迦派的著名上師，像是寧瑪派敏卓林寺敏林澈欽法王（睡覺法王）、薩迦天津法王與薩迦達欽仁波切等上師，是屬於特有而嚴格的血脈傳承，其傳承法脈的持有者，並非透過出家人寺為僧或者轉世的途徑來傳承，

但是，有些其他的藏族佛教修行者不是出家人，確也同樣穿著出家眾的三件僧衣，裝成出家僧人，打著佛的旗號來矇騙，以致信眾們無法清楚分辨，再加上平常人對於這些衣著等細節也不容易理解區分，所以這方面的界定較亂，但這不是藏傳佛教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對此，正信佛教徒不能盲目地評價或信任，應該多加瞭解才是。除了出家眾與血脈傳承者外，藏地也有被稱為瑜伽士的佛法修行者，因此若見到藏地穿著近似藏傳僧衣者都叫做喇嘛，這其實並

不算正確。

藏語的喇嘛也有「上師」之意，簡單來說就是有資格教導佛法的善知識。善知識的意思有兩種，一是外善知識（外在上師），一是內善知識（內在上師）。所謂外善知識，佛陀在《總集經》中說：「所有的佛以及進入菩提之道的菩薩行者們，必須依靠善知識。」讓佛子進入究竟解脫之道，把大乘法門如實傳授的上師，即是外善知識。內善知識則包括正知、正念、不放逸，及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等六度，依靠它們，才能得到短暫的人天福報和永久的佛果。也就是說進入菩提道的菩薩行者，以及將佛陀傳下的六度法門宣揚的高僧大德等，都是學佛弟子能夠依止的上師。

有些人將藏傳佛教稱為「喇嘛教」，認為密教的經典法理已被藏族喇嘛們摻雜修正，內容不是佛陀宣講的教義，這是非常大的誤會。事實上，藏

傳佛教所有教派的根源，都匯歸於顯密教義；首先由釋迦牟尼口述，其後由印度大學者們對顯密要義的詮說解釋，再由具有菩提心的藏民君臣，和無數先輩譯師，放棄對物慾享受，甚至置身家性命於不顧，歷經千難萬險，像流水般一次又一次不斷地湧向印度和尼泊爾以及漢地等處，依止有口皆碑的佛法博學大德，求取教戒、聆聽經義，最後才翻譯成藏文。以這些耳提面命、文句殷切的經典為根本依據，進行聞、思、修學的藏傳佛法，絕非存在偏頗、杜撰的問題。

#### 肆、喇嘛在皈依上的意義

藏傳佛教中特別強調上師的重要性，目的是在強化「皈依僧」的重要性，對於「上師」的界定，其實甚為嚴謹。在台灣或漢地，對於穿藏傳僧服的出家眾以「活佛」相稱，其實是不適切的用法。藏傳佛教的

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就曾多次公開表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佛教僧侶」，一名來自西藏安多省的出家僧眾，但並不擁有佛陀那樣的偉大功德。所以，參加過藏傳佛法課程的大德們可能都有印象，不只是達賴喇嘛，所有上師、仁波切在上座前都要向法座後的佛陀或壇城頂禮。

近年藏傳教法逐漸風行，常常可見一般弟子熱切追逐「上師」、「仁波切」，但卻往往未能好好地仔細去觀察所謂「仁波切」、「上師」的修持，是否與名銜一致，忽略了稱謂並不一定能完全反應修持，落入信假為真，成為附佛外道的詐騙對象，如此非理性的迷信態度，對於藏傳佛教的傳弘反是窒礙。

某些學佛弟子對於所謂的「上師」太過於盲從，胡亂聽信的很多，常常認識不清就一頭栽進去，急著皈依。雖然有修行的上師難得，但弟子也應理解，



我們都是凡人，未成佛前，一定仍有或多或少的些微貪慾，許多弟子正是因為「貪」而出了事。

「貪」些什麼？貪求師父的加持，貪求快速成就，貪求方便偷懶的修行路徑，更貪求師父有別於其他弟子，而對自己特別關愛的眼神與照護……如法的修行不應如此。又比如金錢供養、燃香點燈，並非因為佛陀需要眾生點燈、捐獻後才願意給予加持，佛菩薩歡喜的是眾生對於佛法的希求心。簡單地說，就是對於佛的信心，對於獲得正法的渴望，那些供養的外在行為，總的來說，都是眾生虔敬心的表現形式，將自己對佛法的信仰與嚮往尋求解脫的內在意圖具體行動化。

除了《了凡四訓》中有所謂「千金為半，二文為滿。」的典故譬喻，佛經上也曾以乞丐誠心隨喜，大於國王準備豐盛供品的功德故事，強調動機、發心的重要性。就現實的觀點考量，若只跟弟子訓誡誠心就好，供養大小不重要，就現在的

社會世道來說，雖然佛教的寺院道場也就不容易維持，弟子相對會比較少，或有信眾就認為這樣有礙佛行事業的推展，但這未嘗不是遏止供養世俗化，商業行為滲入宗教造成惡性循環的好方法！無論如何，若有人堅持「密宗是依人不依法」的理論，肯定是不如法。

「四依法」所講的「依法不依人」是修習佛法的前提，是佛陀親口所宣說，確保佛教不被「人」的問題扭曲、利用的一項判斷準則。因為上師除了幫信徒皈依、教導佛法，更是代表觀修「上師相應法」時，眾多往昔上師的總集，而非只是框限於自己眼前的上師而已。

修行的高低與否，並非能有數據或任何量表可以呈現，就佛教來說，眾生都無法作為仲裁者來評斷他人的業報禍福。若再三仔細觀察後，發現親近的上師明顯地言行不如法，甚至違背了戒律，佛弟子反而更要理性地在心底思維，就事論

事地注意自己領受的教法內容是否無誤而未受扭曲，並將過患行為引以為戒，切莫「談是非、聊八卦」，以詆毀、誇大、渲染的攻訐姿態，到處散播上師不如法的醜聞，不論有無惡意，這對自己的修持反而是有妨礙。能夠在「不破壞佛教、不意圖使人對佛法信心退卻」的前提下，嚴肅、委婉地告誡他人「皈依前應當審慎觀察上師」等觀念的重要，反倒是好的。「佛、法、僧」三寶中如此重視「僧」的傳承，即是末法時代的我們無法親見佛陀，必須依靠領受佛陀教法、延續祖師法脈的出家持戒弟子指導。「皈依僧」的皈依是種泛稱，泛指所有傳承自佛陀清淨言教的僧眾，均是佛子能夠依止且需要敬重的。

堪布慈誠羅珠仁波切〈認識藏傳佛教〉一文中曾開示：「早期的密宗非常講究守密，之所以要守密，不是因為密宗有什麼問題。密宗不會有什麼問題，它是

非常正確、殊勝的修法，然而，它用的某些方法，卻是普通人看不慣的，所以很多不了解的人會有誤會、甚至邪見。一旦產生邪見，就會有罪過。密宗的上師們不願看到這種結果，因此才要求守密。可是，目前密宗的守密工作卻並沒有抓好——除了一些具體的修法和訣竅仍隱藏在成就的上師們心裡，其他的書籍、佛像已經公開了。以前密宗的有些佛像根本不能打開，每個唐卡上面都覆蓋一塊布。若是要求非常嚴格的唐卡，沒有灌過頂或非修行人永遠不能打開。」

仁波切認為，作為密乘弟子，的確有必要了解這些情況，對待密宗的佛像，不能根據外表胡亂猜測。實際上，每尊佛像的任何一個具體細節，都有內、外、密三種意義，這些細節顯示了整個佛教的慈悲和智慧。所以，任何人都不能輕易評價任何一種佛教的修法或教派，這是佛教弟子應該堅守的重要原則！

## 伍、結 論

有些門外漢會覺得藏傳佛教的儀軌、名相錯綜複雜，各個教派之間，互相辯論品評，似乎難以達成共識。究其原因，儘管每一個教派之間，存在著細節上的一些差別，但從本質上講，彼此的修法與關鍵的見解完全一致，這一點各大教派皆如是說。藏傳各教派僅僅是各傳教上師的實踐和引導弟子的傳承不同而逐步形成了不同名稱的派別而已。其根本教義是一致的，都是傳承自釋迦牟尼的教法。無論大乘、小乘還是金剛乘，各教派間的差異，只是專門研究佛教的學者，

其論證觀點的不同罷了，並不表示佛教內部有衝突矛盾。透過辯證、爭論，佛教才有了今天百花並陳的蓬勃發展。無論佛教的那一派，一旦教義上有所質疑或需要勘驗時，即便一字之差，都得從佛經或印度佛教大德的著述中尋求正解。求同存異的理念如同過濾一般，能使教證、理證，教義、修法逐步趨於完善。假如沒有異議，思想會停滯空泛，反而容易墮入執迷。正是因為有了辯論，佛法的教理才愈顯璀璨光明，才使南傳、漢傳、藏傳佛教各自將佛陀的密意，表述展現得淋漓盡致、盡善盡美。☉

附錄：喇嘛分類公式簡表 [符號V]：等於 [≠]：不一定等於 [X]：不是

	喇嘛	祖古活佛	仁波切	堪布	格西	阿闍梨	西藏出家人	西藏在家人
喇嘛		≠	≠	≠	≠	≠	≠	≠
祖古、活佛	V		V	≠	≠	≠	≠	≠
仁波切	V	≠		≠	≠	≠	≠	≠
堪布	V	≠	≠		≠	≠	V	X
格西	V	≠	≠	V		≠	≠	≠
阿闍梨	V	≠	≠	≠	≠		≠	≠
阿克、扎巴 阿尼、覺姆	V	≠	≠	≠	≠	≠	V	X

引自原人《雪域宅男·喇嘛七十二變》